



# 領袖在石油厂矿中

石油工业出版社

统一书号：3037·1

领袖在石油礦中

A752  
117  
石油工业出版社編輯出版（社址：北京六鋪炕石油工業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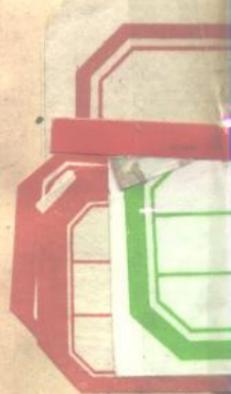
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0號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787×1092 $\frac{1}{16}$ 开本·印張1 $\frac{1}{2}$ ·30千字·印1—8,000册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第2次印刷

定价(10)0.30元



1568 /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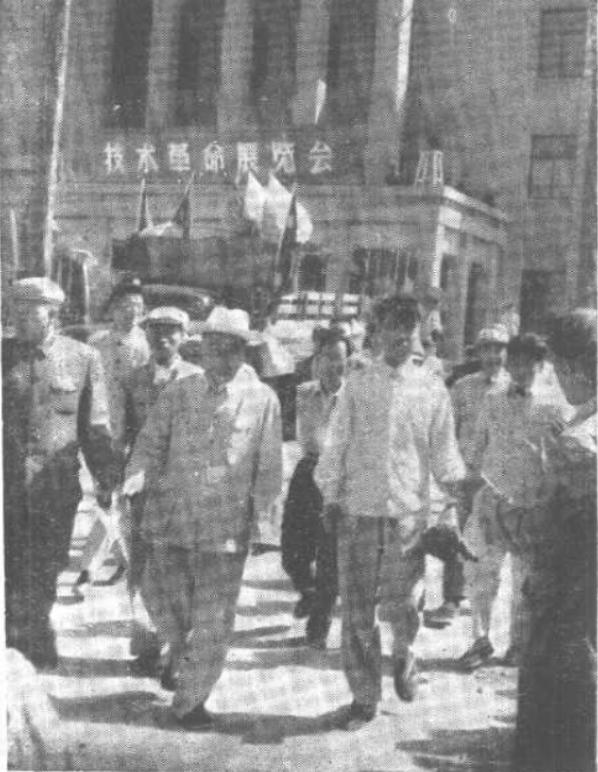
毛主席在隆昌气矿参观破黑厂火房

玉門新建石油城  
全国示范作典型  
六万人振奋跃進  
力争上游比光榮

朱德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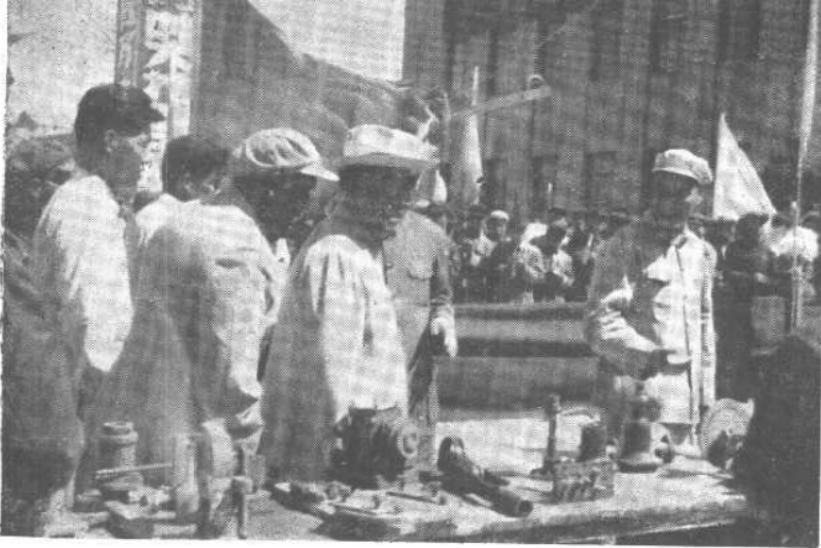
朱副主席在玉門技術革命展覽會的題字

朱副主席在玉門  
技术革命展览会(1)



朱副主席在玉門技术革命展览会(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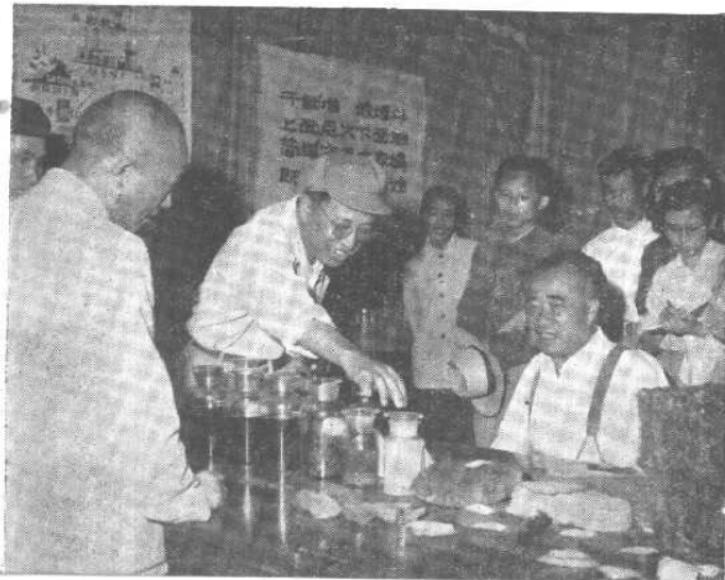
朱副主席在玉門技術革命展覽會(3)

朱副主席在玉門技術革命展覽會(4)





朱副主席在石油工业部北京小型成堆干馏试验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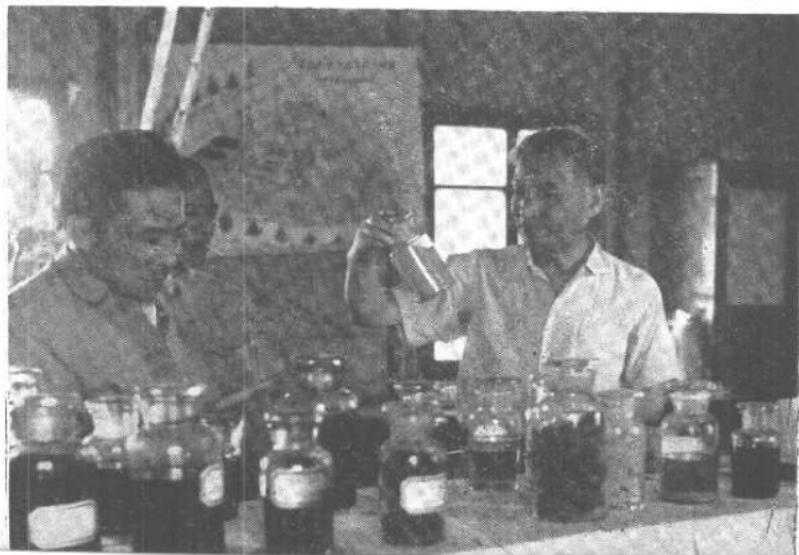


朱副主席在  
石油工业部北京  
小型成堆干馏试  
验厂，图为正在  
看炼出的石油成  
品



朱副主席在石油工业部北京小型成堆干馏試驗場，  
图为正在參觀化驗仪器

陈云副總理在石油工业部北京小型成堆干馏試驗場(1)





陈云副總理在石油工业部北京小型成堆干馏試驗厂(2)



陈云副總理在石油工业部北京小型成堆干馏試驗厂(3)



康生同志參觀石油學院金相實驗室

康生同志看石油學院同學鑄造的型心



康生同志參觀石油學院的小煉油廠時說：“好得很！多辦幾個”。

康生同志給石油學院的小  
煉油廠題字：“北京石油學院  
紅旗煉油廠”。



## 目 录

毛主席冒雨訪問隆昌氣矿	白 丁	1
毛主席在隆昌氣矿	李輝林	5
最幸福的日子	林國灝	8
我見到了毛主席	何仁俊	11
最大的光榮 无限的鼓舞	氣矿工人報記者	14
永遠記着光榮的時刻	槽黑車間陳代富班	16
毛主席來到車間以後	文友富 盛文藻	17
國家領導人員的关怀鼓舞着川中石油工人奋勇前进		19
四川石油勘探局川中勘探处全体职工1958年3月29日寫給 朱副主席的信		21
朱副主席接見玉門現場會議和玉門市职工代表		23
幸福的會見 巨大的鼓舞		24
——記大會代表會見朱副主席		
領袖的指示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	黃世孝	27
陳云副總理在玉門	秉 鑑	28
陳毅副總理在小型人造石油廠	王遇冬 金鴻賓	36
康生同志在石油學院	楊 群 余世誠	39
吳老看川中噴油	張 崖	44

## 毛主席冒雨訪問隆昌氣矿

白 丁

“我們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成了隆昌气矿职工们大步跃进的鼓舞力量。尽管这已经是半个多月以前的事情，然而，人们总觉得象刚刚发生的一样，喜气洋洋地摆谈着当时的幸福情景。

那是3月27日下午六点四十分。矿区山谷里刮起大风，天色预示着将有一场喜雨。隆昌气矿职工们已经下班了，正在食堂用餐。忽然两辆油绿色汽车驶过食堂，朝着气矿的招待所开去。正在路边的几个职工，从疾驰着的汽车里恍眼看到一个熟识的面容，向着窗外摸索地一瞥。这一瞥是那样有力，使他们飞奔地赶上前去。

“啊！是毛主席！”当他们抄着小路赶到招待所门前的时候，兴奋得欢跳了起来。

毛主席在从成都到重庆去的途中来到了隆昌气矿。经过这样长途的劳顿，毛主席的精神依然很好；这时，正在休息室和陪同前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同志谈笑着。毛主席看到门口的这几个青年人，就和蔼地招呼他们进屋里来。他们正不知该怎么样好，听了毛主席的亲切招呼，连忙奔进屋去，向敬爱的领袖问好；女工出身的工会干部王大芬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毛主席在招待所休息了十多分钟。矿长刘选伍、党委副

書記張惠民聞訊趕到了。毛主席和他們握了手，就讓他們陪到車間去。

這時，風繼續刮着，一場春雨下起來了。招待所門前的陡坡上急湍着雨水，路特別滑。毛主席反剪着雙手，迎風冒雨地穩步走下坡來。當毛主席快要上車時，黨委書記安增彬也趕來了，向毛主席問了好。

汽車向槽黑車間的山坡馳去。矿区公路的兩旁是一幢幢建築物；路邊散布着各種鐵管；車庫里停放着電測車、卷揚機和嶄新的解放牌卡車；那遠處的山頂，可以看到兩座鑽井的鐵塔。這一切，顯現出隆昌氣矿欣欣向榮的景象。

毛主席十分熟知地和劉選伍談起了化學問題。毛主席問道。

“天然氣里含些什么成份？”

“天然氣是碳氫化合物。”劉選伍還報告說：“我們正要把天然氣合成石油。”

毛主席點了點頭，又問：“天然氣合成石油，要去掉其中的什么？”

“要去掉硫化氫”，劉選伍回答說。他原來是四川石油勘探局副局長，兼任這個礦的矿長職務還不久。從毛主席對化學問題的談話里，使他深深地感到，作為黨委托來領導這樣一個生產單位的負責人，學習和掌握技術知識是多么重要！

毛主席到了槽黑車間。當班的工人正在火房溝里緊張地進行加富化劑（萘）的操作。他們看到是毛主席來到了車間，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億萬人所想望的幸福，當真落到我們這些普通工人的身上了嗎？他們再也無法使自己的眼睛離開敬愛的領袖！車間副主任梁錫遠聽到李井泉同志

說：“主席來看碳黑生產，你來介紹。”他感到無比的幸福，向着毛主席走去，在向毛主席問好時，激動得聲音都有微顫了。毛主席和顏悅色地同梁錫遠招呼。

這是一排排整齊的磚牆火房。從火房頂上排氣窗里飛散出的淡黑色煙霧冉冉上升，和低矮的雲朵連接一起。雨點很大，風吹得四處都是烟塵。梁錫遠打開一號火房第十八格的門。毛主席在門邊彎腰觀察了一會。可是風刮得太大，不能清楚地看到裏面天然氣燃燒的情形。毛主席繼續冒着風雨，和陪同的人們談笑着走到車間最後面的二十一號火房溝里。

梁錫遠打開了二十一號火房中間的門。毛主席在火房門前蹲下身去，聚精會神地觀察著天然氣的火焰和火房里的設備。一朵朵的天然氣火焰熊熊燃燒，几百度高溫的熱流衝出門來。毛主席指着火咀問梁錫遠：

“一個火房有多少個火咀？”

“按照設計是一千七百二十八個，現在實際只用了一千六百三十二個，最後的第十八格沒有點。”車間副主任就象一個指揮員向部隊首長彙報情況似的，熟練而又準確地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贊許地微笑着。梁錫遠又解釋說，這些點燃着的火咀是不動的，刮板也不動，只是附著碳黑的槽鐵來回地走動，刮下碳黑。

毛主席專注地聽了梁錫遠的解釋，又關心地問：“碳黑年產多少？”梁錫遠回答說：“我們以前六座火房的時候，只能產一百九十噸，現在產一千多噸了。”毛主席聽了後點頭說：“好”。

毛主席慢慢地站起來，一邊叫著：“老柯，老柯！”當柯慶施同志走近身邊的時候，毛主席問他：“你看到沒有？”

“看到了。和自流井烧盐一样。”柯庆施同志又补充說：“火房的热能沒有利用起来。”

毛主席点了点头，接过柯庆施同志这句話，意味深长地說：“自流井用热能烧了盐，放掉了碳黑。”

人們为毛主席的惊人的观察力深深地感动了。是啊，在这里是用天然气烧成了碳黑，可是热能沒有利用起来！怎么沒有人想过这問題呢？能不能既生产碳黑，又利用热能呢？他們不但得到了启示，而且得到了力量，决心来实现这个理想！

七点二十分左右，天漸漸黑起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主席的衣帽都被雨水浸溼了，髮边还滴下水珠，但是这絲毫也沒有影响毛主席了解碳黑生产的兴趣，依然兴致勃勃地問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然后，含笑地和人們招呼着离开了車間。

工人們目送着毛主席离去，心里祝祷着敬愛的領袖万寿无疆！他們立即以新的力量投入紧张的劳动。这一班，虽然受着风雨的袭击，生产的自然条件不好，但他們仍然比早班增产了五十多公斤碳黑。

第二天，毛主席到了矿上的幸福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职工們都以“毛主席到过的地方”为自豪。他們衷心地感激領袖的关怀，同时，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自然科学知識的淵博和对生产技术的关心，革新技術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这些日子里，人們已經創造出不少的新工具；由于吹、鉸、安火咀的三种新工具試驗成功，碳黑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火咀发叉等关键問題得到胜利解决。这些新創造象征着技术革命的幼芽正在茁壯地成长。敬愛的領袖給工人們革新技術的巨大鼓舞，将象燎原之火一样，爆发起波瀾壯闊的技术革命运动。

（原載四川日报）

## 毛主席在隆昌气矿

李輝林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多鐘，在陣陣急風中，一場春雨落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一輛油綠色的汽車開在隆昌氣矿招待所下面的空場停住，一個身體魁梧、穿着灰色制眼的人從車里走出來。“是毛主席來了！”站在路旁觀看的矿区通訊員許先貴，頓時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

主席穩健地走上一段陡坡，進入招待所。職工林國濃、王大芬、謝奉霞，不知從哪裏得到了這個好消息，三個人氣喘吁吁的跑來，一股勁沖上陡坡，走近招待所側邊的走廊，向屋裏張望。當他們看到毛主席紅光滿面、精神奕奕的慈祥面容時，他們三個人都笑得合不攏嘴來。“進來吧，進來看毛主席嘛。”陪同主席一道來矿的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看透了這幾個年青人想進去又不好意思進去的心理，便招呼他們進來。毛主席也斜着身子笑着說：“進來坐吧。”他們鼓起了勇氣，跨進門去，毛主席起身走過來，親切地和他們一一握手。“毛主席，您好！”他們激動地高聲叫道。主席微笑地回答說：“你們好！”這個時刻，幸福的暖流迅速通過了他們的全身，都高興得不得了。看望看望毛主席，和毛主席握握手，這是好久以來的願望啊！以前總覺得這願望太渺茫，太難實現，而現在呢，成了生活中的現實，人民的領袖，是多么和藹可亲、平易近人。

幾分鐘過後，礦長、礦黨委書記聞訊趕來了。

主席經過几百里的路程，沒有休息，又冒着风雨到車間看碳黑生产。在去車間的路上，毛主席問矿长劉选伍同志：“天然气里含些什么成份？”刘矿长回答說：“主要是碳氫化合物。我們正要把天然气合成石油。”主席又問：“天然气合成石油要去掉其中的什么？”“嗯……去掉硫化氫。”沒有料到主席会提出这个問題，矿长的回答显然有些紧张。

毛主席到了槽黑車間。工人們正在进行加富化剂的操作，一下子都呆住了，車間副主任梁錫远也一样，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李井泉同志告訴梁錫远說：“毛主席来看碳黑生产，你来介紹。”他才好象从梦中惊醒，向毛主席走去。当梁錫远向毛主席介绍了脫硫塔（脫去天然气中的硫化氫的设备）及硫化氫对碳黑产量質量、对生产设备的不良影响后，主席問道：“脫了的硫化氫到哪里去了？”梁錫远回答說：“从塔頂跑掉了。”矿党委書記安增彬接着說：“从硫化氫中能收回硫磺，我們沒有加以利用。”主席走到生产碳黑的火房旁边，梁錫远打开了一号火房的觀察孔，由于风很大，看不清里面的燃烧情况，毛主席又冒着风雨走到車間最后的21号火房边，打开火房門，蹲在火房門前上下左右的觀察，同时关心地問道：“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咀？能产多少碳黑？”梁錫远回答說：“每台火房点一千六百三十二个火咀；今年全矿产量比去年多一倍。”毛主席听了点头称贊說：“好，好！”看完了火房的全部生产过程后，毛主席站起来叫道：“老柯，老柯！你看到沒有，你認為怎么样？”同毛主席一起前来四川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庆施同志走过来向毛主席說：“火房的热能沒有利用起来。”主席接着說：“自流井烧了盐，放掉了碳黑。”毛主席多熟悉生产